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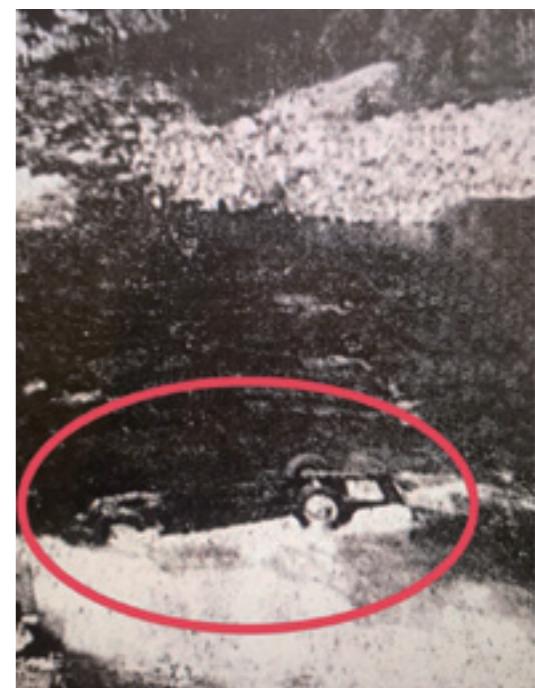
生死一瞬間 生命誠可貴

文／曾光亮 圖／曾光亮、編輯部

1960 年代台灣電力公司鑑於臺灣經濟快速成長，電力需求增加，除了逐漸擴充現有的火力發電的容量外，也開始發展核能發電，就在西元 1964 年決定推動興建核能發電廠，由於當時台灣缺乏核能方面的人才，因此著手規劃核能發電人才的培訓。西元 1970 年秋天，我參加一批被派遣赴美國俄勒岡大學 (University of Oregon) 接受核能發電技術課程訓練的人員，隔年

訓練課程結束後，在離開學校之前，利用一個星期天，相約四位同仁由當地的留學生開車一起前往附近的水力發電廠參觀。當天的早上接近十點半，準備了簡單的午餐，每一位都懷著興奮的心情，從大學城 Corvallis 開車上路出發，車子開了一個多小時，一路上順暢在不知不覺中，抵達一個小城鎮 (Sweet Home)，在此作了短暫的休息後，繼續沿著一條河流 Yellowstone

Creek 行駛，此時剛好是山上積雪開始融解，河水溫度接近攝氏零度。在車子開了不久，車子突然像越野車飛向天空，心裡很緊張但不知所措，由於當時我是坐在司機後面的位置，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，在短短不到三秒時間，車子連人一起沖入河裡並發出巨響，由於河流中佈滿了許多岩石，加上河床離岸上有二十呎的高度，因此產生極大的撞擊力，造成整個車身翻滾，最後四輪朝天車頭全毀。當時雖然還有意識，但是眼睛已失去視覺，眼前一片漆黑，覺得河水慢慢淹至胸部，此時腦裡已臆測要跟家人永別了。可能因受到大力的撞擊，不久便因休克不省人事，後來發



車子翻滾後四輪朝天半浮在水上。

生的事情，完全不清楚。當意識恢復過來時，發現自己是已經躺在醫院，當時時間已是下午六時左右，但看了手上的手錶的指針停留在下午三點二十分，就像是睡了約三個小時。在醫院時，除了額頭上縫了八針之外，身體狀況迅速恢復，留在醫院繼續觀察及療養二天後就出院了。

回想起整個事情發生的過程，宛如作了一場噩夢。從失去意識到清醒，其過程覺得非常神奇。據當時在現場的人稱，在車子沖到河裡後不久，有人急著聯絡救護車支援，但是沒有人敢下去營救，除了河床與岸上有很高的落差外，河水也約有七呎深而且水溫趨近於攝氏零度，水流非常湍急，如果沒有足夠的防護設施，危險性極高。就在大家議論紛紛不知所措之際，剛好來了一位十八歲的年輕人，名字叫 Ron Caines，跟隨父母在河流的上游度假回家途中看到這麼多人，停留下來看個究竟。這位年輕人具有三年游泳隊成員的資歷，也是優秀潛水員，當他發現有一人身體在水中載浮載沉，手臂還在揮動著，判定尚有生命的跡象，因此在媽媽的鼓勵下，沒有作過多的思考，立即脫下靴子潛入水裡並力圖靠近在水裡的人，他的母親 Art Bigelow 在岸上很關心兒子的安危，一直叮嚀要小心謹慎。

在完成救援工作後，他接受訪問告訴記者，當時的水深比人還高，水中一片漆

黑看不清楚。他剛開始只是想奮力地嘗試抓到人，但沒有成功，於是在水中繞了一圈，很快地抓到人的腳踝，不久又抓到手臂。由於水流湍急，二人幾乎隨波逐流而去，情況相當危急，此時必須設法挺住或尋找水淺的地方。很幸運地在腳邊發現不是很深的地方有一塊岩石，於是先在岩石上站穩後抱著腰部，並用肩膀挺住手臂，最後由岸上的人丟下童子軍的用繩，靠著這條繩子將二人拉上岸。這時年輕人已經耗盡了體力，衣服也全部濕透了，一條全新的牛仔褲變得僵硬，母親立刻披上外套。在二人在水中站穩第一塊岩石之前，岸上的人還看到後面距離大約五呎下游的地方，有另外一位從車子出現，但似乎已經沒有生命的跡象。至於其他三人就這樣葬身在車裡面了，對於突然喪失了平時一起生活的同事及朋友，從此永隔深感不捨。這位救命的年輕人一家三口早已決定在一個星期後，將搬離俄勒岡州 (State of Oregon) 至愛達荷州 (State of Idaho)，時間上非常巧合，或許這是上天刻意的安排。

此事件發生當時，已失去知覺，對於如何還可以從車子裡面漂浮出來，至今都還是無法理解。這次能夠獲救的確有許多的因素，除了救援及時趕到外，諸如身體受傷不是很嚴重，休克而沒有溺水以及尚有足夠的體力等也是重要的原因，若少了其中一項，結果可能就完全不同。從這個



筆者於西元 2000 年 6 月，專程飛往美國愛達荷州拜訪了這位救命恩人及其母親，當面向他們致最高的謝意。

件事之發生，領悟到人的生死只在一瞬間，生命需要靠運氣。經歷了這一場瀕臨死亡能夠活過來，不論是上天或是救命的人賜給，都一直心存感恩。事後每天日以繼夜地尋找救命恩人，有一天終於如願以償找到了，從此以後，跟年輕人的媽媽可以用通信方式保持聯繫了。經過幾次的通信後，約定在西元 2000 年 6 月飛到美國愛達荷州拜訪了這位救命恩人及他的媽媽，當面向他們致最高的謝意。經過 29 年的漫長時間後第一次見面，母子二人喜極而泣，非常高興。對我而言，心中更是百感交集，不知如何感謝，只能說沒有他們就沒有現在的我。這位媽媽當時已從圖書館管理員退休了，是一位和藹可親，心地善良的人。此時也發生一個小插曲，她為了我們的到

訪，事先就親手用毛線鉤織一席沙發座墊，準備當作見面禮，很巧的是我太太也準備親手用毛線鉤織一件桌巾相贈，簡直是心靈互通。由於她行動不便，同時還背著氧气筒，身體狀況不是很好，讓此次能適時的訪問，即使花了兩天一夜長途跋涉也覺得不虛此行。

發生此一驚險的事件以後，除了能夠回到公司繼續服務三十幾年，為核能發電貢獻一點點心力，感到非常榮幸外，對此生能夠活下來覺得很幸運，常常提醒自己遇到任何挫折，無論如何應該勇敢的活下去。同時對人生的看法也有很大的改變，認為人生無常，應該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享受現有擁有的一切，能夠平安健康，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●